

/ 走近宋词品人生系列 /

辛弃疾

刀锋上的渴望

金戈铁马上的英雄，诗词卷轴里的豪杰。

桃花潭水◎著

插图◎宋代名家山水画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辛弃疾

刀锋上的渴望

桃花潭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弃疾:刀锋上的渴望/桃花潭水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5.3
(走近宋词品人生系列)
ISBN 978-7-5484-1695-1

I. ①辛… II. ①桃… III. ①辛弃疾(1140~1207)
—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725号

书 名: 辛弃疾: 刀锋上的渴望

作 者: 桃花潭水 著
责任编辑: 邢万军 李金秋
责任审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上尚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89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695-1
定 价: 28.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辛弃疾：刀锋上的渴望

序 言

公元2世纪，有位古希腊作家卢奇安曾用优美的文字勾勒出理想中的男子应有的伟岸形象：“面庞和肌肤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精神焕发，充满阳刚之气。”我真觉得，古希腊的许多理念很先进，他们崇尚强健的体魄，认为那是健康，是和谐，是尊严。人们要拥有它，即使你是一个诗人，或者哲学家。

提及中国的文人才子，很多人脑中会掠过一个形象：手无缚鸡之力。看来，将文与武分割开来真是不怎么明智的一件事。中国历史上，文字中有英雄侠气的作品并不鲜见，但既可以骑马征战，又能对月轻吟的才子，寥寥可数。

说稼轩是这样的人，相信没人会反对。

时光勾勒出稼轩的轮廓，从“少年不识愁滋味”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沿着时代的轨迹，发出一声苍凉悲伤的叹息。上天对稼轩是残酷的，给了他挥之不去的使命感，却不让他有实现抱负的机会。

国土沦丧是他心中的痛，他曾在郁孤台上沉沉低吟“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也曾狂傲不羁地宣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还曾用雄浑的声音呼喊过“男儿到

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可历史这个负心汉，辜负了稼轩的豪情，它冰冷地硬起了心肠，让稼轩孤单地演着独角戏，“挑灯看剑”只能在“醉里”，“吹角连营”只能靠“梦回”。更难的是，这种没有回应的浓情，稼轩竟也坚持了一生，岁岁年年。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这可以作为稼轩一生的注解，我倒自私地希望稼轩是个快乐的流浪者，一骑一琴一剑，四海为家，踏遍天涯。

吟着亘古的词句，重温英雄旧梦，发自内心地为稼轩心疼，他像一只执着地追逐着自己尾巴的小动物，注定会收获虚无，却孜孜不倦地坚持着。这个又老成又天真的男人，无论是激情万丈，还是愁绪满怀，抑或是缠绵相思，都有着挖不到底的深邃。

无论如何，在世间绕了这么多的圆圈，还是遇到了与自己有关的人，这该算是生之所幸吧。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爱情，也有“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的友情。稼轩在理想的路途上踩了空，但在茫茫人海中拥抱了自己珍惜的人，也算是完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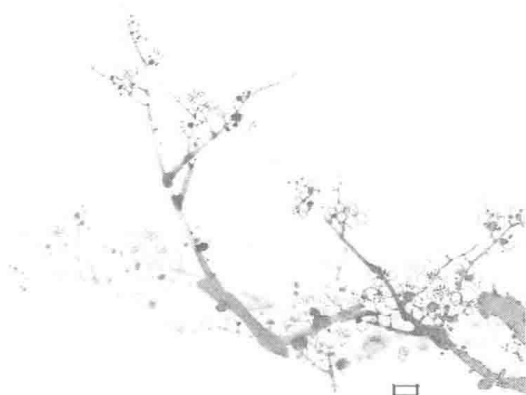
稼轩羡慕陶渊明，却无论如何也做不了陶渊明。他的爱与恨都太深，所以无法割舍。敢爱敢恨，就意味着敢失去。在他的生命里，即使是晚霞，也要是炙热烫眼的火烧云。

很多人并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生，生命若是一场甘

霖，怎可浇灌在荒芜的土地上？他肩上扛的，是被世人遗忘或是舍弃的道义。

可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在读着他的词句，感受他刀锋上的渴望，血液沸腾，心跳铿锵，这恰恰证明——历史终究是动情了。

其实，稼轩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踏上了战场，他的战袍，就是一颗火热的心，他的武器，就是一支刚劲的笔。



目录

[1—72]

第一章

千古兴亡多少事

少年不识愁滋味

挥羽扇，整纶巾

谁劝杯中绿

蝴蝶不传千里梦

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

目断秋霄落雁

铸就而今相思错

看试手，补天裂

功名本是，真儒事

江头未是风波恶

旌旗未卷头先白

气吞万里如虎

更能消几番风雨

白马素车东去

听群蛙鼓吹荒池

一编书是帝王师

衣冠人笑，抵死尘埃

醉里挑灯看剑

众里寻他千百度

[73—144]

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相思字，空盈幅

莫嫌白发不思量

明月别枝惊鹊

万万千千恨，前前后后山

孤舟浪起，梦携西子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谁共我，醉明月

旧恨春江流不断

不恨古人吾不见

朱丝弦断知音少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

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青山欲共高人语



目录



目录

[145—213]

第三章

何处望神州

归来华发苍颜

青山遮不住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

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一丘一壑也风流

甚当时健者也曾闲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醉里吴音相媚好

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得似浮云也自由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可怜今夕月

叶公岂是好真龙

天下事，可无酒

春风不染白髭须

宜醉宜游宜睡

生子当如孙仲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一章

千古兴亡多少事



少年不识愁滋味

很多人年少时，未经苦难，不懂悲凉，却偏偏最爱说愁。或许是源自无处安放青春，抑制不住的荷尔蒙，或是急功近利的期盼。明明是不谙世事的一张白纸，却仿佛生怕别人说自己浅薄，急着装出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为赋新词强说愁”。

进入了人生的秋冬季节，最爱的却是回忆，回想山花烂漫之时，少年脸上的纯净。如果一夜之间回到了生命的起点，理想的车轮刚刚吱吱呀呀地运转起来，那该多好。

写下《丑奴儿》时，稼轩已步入中年，退隐在江西上饶。他经常来往于博山道中，一日兴起，遂在山石壁上留下了文墨：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词向来喜欢用典，肚子里没有几两墨水便无法全然参透，但这首却例外，写得一气呵成、明白如白话，妇孺皆可读懂。

此时的辛弃疾已从官场退隐，半生饱经辛酸，郁郁寡欢，无法排解。回望血气方刚的少年时代，不免有感而发。细细体味，字里行间浸透了愁绪，寄托了他的身世之感。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出生在山东济南，出生时中原已被金兵所

占。北宋灭亡后，他的爷爷辛赞做过金朝的南京知府，但身在金营，心中却眷念着祖国山河。他教导孙子辛弃疾阅尽汉室书籍，让他拜师学艺，以待重返祖国收复失地。

于是，爷爷的期待就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辛弃疾的心底，慢慢生根发芽，延续一生。如此的身份背景和成长环境决定了辛弃疾心底的那份沉重，从小就有了肩上的担子。或许对于同龄的其他少年来说，最期盼的事情是考取功名，但小辛弃疾知道，那不是他的追求。

今日中国的少年男女，心境大多仍与古人类似，寒窗苦读十几载，只为金榜题名时。开始，还是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后来，独木桥变成了宽阔的“高架桥”，只要有行动能力，或是交得起“过桥费”的人，都可以大摇大摆通过。于是，能过桥的人越来越多，这追求也变得虚妄起来，只好拼一拼耐力和财力，再挤下一座“桥”。

辛弃疾也考过金朝的科举，但名落孙山。据说，这并非是因为他水平不够，而是他根本就是考着玩的，压根儿不想为金人效力。也有记载说，他参加考试是为了进京刺探情报，与他同路的，是党怀英。只是，最后党怀英中进士后忘记了驱逐胡虏、统一中原的心愿，为名利所牵绊。辛弃疾则坚守了理想，并为之奋斗和惆怅了一生。

尽管很多人一回望青春，就会想到狂放不羁、自由自在、为所欲为，但我想，之于辛弃疾，这样的词语未必准确。少年辛弃疾也懂得“愁”，只是愁自满腔抱负，想为它寻一个出口。“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所谓“爱上层楼”，指的是古人每每“登高”，就意味着诗兴大发，有万千胸臆要抒发。

在早年的词作中，年轻的辛弃疾的确说了不少“愁”。《汉宫春·立春日》中，就有“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的感慨；《满江红·暮春》中，也有“无说处，闲愁极”的叹息。

此时的愁，是乡愁、离愁，或是有感于某种现象的愁。而到了晚年的词作，那愁绪则发自骨髓，字字激荡人心。他晚年的一首《汉宫春》中，“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一句，暗喻理想

落空，那悲壮苍凉的情绪仿佛挤压许久后瞬间迸出，力量之强，令人心生震颤。

时光逝去之后，人们最爱想的一件事也许是——假如时间倒回。马克·吐温曾说：“生命总是开端于最美好的状态，而在最糟糕的时候结束。”因为这句话，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21年创作了《返老还童》。后来，被想象力贫乏的好莱坞加工之后，它变成了赚得无数眼泪的爱情片——《本杰明·巴顿奇事》。

一座倒转的时钟，一个年轮倒数的人，他的悲剧在于一种错位：错位的需要与被需要。当希望自己能有激扬青春时，老迈的身躯使他力不从心；希望自己能进入大学时，他被迫去工作；当希望自己有所抱负时，他被指责冒充；当风流潇洒、满腔爱意时，爱人已经双鬓斑白；当变成幼儿时，已经没有孩童的纯真无忧，朋友家人都悄悄老去。他开始迷惑：“我好似已经经历了一生。”我想，他弄不懂何为少年的愁与老年的愁，只是深深地孤独着，无力自拔。

青春的美与哀愁本是一体的，青春是生涩的，充满了苦恼与迷惘。但也只有对未来不着边际的憧憬和心底惶惶的不确定，才算是青春时代最值得珍藏的记忆。经历了宦海沉浮、人世沧桑后，已明白何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悲若喜了。回望记忆中那张皱紧眉头的青涩脸庞，不禁轻轻摇头，那时的自己怎懂苦难。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真正尝到了愁滋味时，反而不愿絮絮叨叨，说与人听了，一切只是放在心里，自己默默承受。世事难言，年华已老，多说无用。有些心绪还是留于自己心中较为适宜，知心人无须诉说也能体味，异路人道尽肺腑也难共鸣。

尝尽人生百味，历经世间沧桑之后，才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横亘着多么深的鸿沟。执着神勇如辛弃疾，也无力改变现状。无论是四世同堂，还是寄情山水，都抹不去灵魂深处的那抹愁。欲说还休，只能吐出一句“天凉好个秋”。可见，生之艰难与不如意，已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

辛弃疾的愁，是心系国家社稷的壮志难酬，是时代的悲壮回声。不是

过好小日子、养活老婆孩子的个人追求。读辛弃疾的词作，常有回肠荡气、慷慨激越的热血沸腾。古时的词，即是今日的流行歌曲，如果这样对接，那就可以理解为，辛弃疾不以儿女情长、伤春悲秋为主风，而是演绎着更宏大的主题，用文字演绎时代的旋律，使千年之后的我们能感同身受。

今时今日，风月情歌大行其道，大街小巷都传唱着儿女情长，可悲的是，情歌兴旺，爱情却衰败，迟迟不开花。一些摇滚青年嘶吼着理想，却只能长发掩面地躲在黑暗的小酒吧里，黯然歌唱。于是，火了清照，红了柳郎，只有辛弃疾不温不火地躺在古书与教材里，为一小部分青年所接受和喜爱。可是，我却独爱辛弃疾的铁血，认为他是雄才与伟略兼具的真男子。

辛弃疾的喜爱者，更愿意亲切地称他为“稼轩”，这个名字更加顺口，有一种朋友间的亲近感。

稼轩不是躲在角落里发牢骚的愤青，他是敢想敢为的行动者，曾经跻身主流的开拓者，他有气吞山河的勇气和拼劲，他的愁不是平安盛世里的对月空吟，而是乱世里的金戈铁马、颠沛流离。这样的男人，独具一种魅力，这种吸引是扎实而厚重的，不是浅薄的费洛蒙挥发，而是让人真心想要接近，读懂他的故事。

泰戈尔曾在一首诗里说：“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以后读着我的诗/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从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开起门来四望吧/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千年之后，我读着稼轩的词，品味着当时的人与故事，时光之桥在午后的阅读中，神奇地架起了。

挥羽扇，整纶巾

说起“羽扇”和“纶巾”，人们立即想到的，恐怕就是那个总是笑吟吟捋着胡子、一肚子计谋的诸葛孔明了，这好像已经成了他的代名词。以至于在稼轩词《阮郎归》的解读中，当真许多人认为这说的是诸葛亮。

也有人表示了异议，义正词严地纠正：稼轩公子喜欢在词作中借用典故，这次，他借用的是苏轼那首著名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一句，这分明说的是周公瑾嘛。

想不到，这两人活着的时候旗鼓相当、互不相容，多年后还在别人的词作里争了一回宠，莫非真是八字不合？

其实，三国时期的士人都是峨冠博带、羽扇纶巾的形象，那是当时的时尚，也就是说，这不是诸葛亮的专利，不论是周瑜还是赵瑜李瑜，也都是类似的装扮。而稼轩用了这样的典故，只是想回顾自己在抗金战场上的潇洒快意，可没想纠结在此。

男人们最喜欢回忆自己的戎马生涯，尽管那样的生活经历通常是艰苦单调的。但也最符合男人骨子里的自我定位，那是一种天生的向往。对于一心想要收复中原失地的稼轩，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锋陷阵，正是他最难忘记忆。

说稼轩是“少年英雄”，是完全不为过的。虽然爷爷辛赞是金朝的官员，凭稼轩的背景与自身素质，完全可以理所应当地出仕。但稼轩胸中有正气，他不屑于这样的妥协。因为民族大义呼唤，“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稼

轩召集了两千余人，开始投身于反金大业。后来，他还加入到当时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麾下，为耿京效力。

作为义军的掌书记，稼轩立了不少功劳。这位年纪轻轻的少年郎，有着血气方刚的胆识和冲劲，也有着年轻人很难具备的沉着大气。在他的建议下，起义军参与了南宋正规军的胶州湾之战，并觐见了宋高宗，为起义军取得了官方承认的合法地位。

战场上，稼轩是一位骁勇战将，骑着战马、身披盔甲的他更加意气风发，从内而外透着霸气。面对金兵，他的心中从未出现过“退缩”二字，除了耳边的疾风呼啸声、起义兵的呐喊声，他还能听见自己血液汨汨流淌的声音。一切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很残酷，但没得商量。

在今天，我们崇尚和平，抵制武力。无论孰对孰错，战争就意味着灾难，意味着生命的逝去，意味着颠沛流离。可惜，主导历史的经常不是我们这些心底柔软的人，而是一些偏执的激进派，他们总有些狂热得没有道理的占有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仇视的清冷目光，带来了惨不忍睹的暴戾与悲伤。时代变革中，会有千千万万个牺牲品，稼轩就是其中的一个。

无论如何，值得自豪的是，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喜好侵犯的民族，更多的情形下，都是成为他人眼中的肥肉，小心防御着。当领土被侵犯，人民的生活被打扰，自然愤愤不平，想要拿起刀枪抵抗。

稼轩一生期待南北统一，并在年轻时就投身进去。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南宋的议和派当了权，不但一腔热血没有了宣泄之地，而且他还被调往湖南，竟然要负责平定反金的起义军。身份上如此大的反差，真是气郁难平。在一个小村庄里，遇到北方故人的稼轩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阮郎归》。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抱负无处施展已是人生之悲剧，却还要昧着良心做违心的事情，更让

稼轩情何以堪。“儒冠多误身”，是借用杜甫的诗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表现自己的落魄与无奈。情绪低沉，读之令人垂泪。

都说“时势造英雄”，历史总会把一些幸运的人推向风口浪尖，演绎出令后人慨叹的传奇故事。可是，同样的道理，时势也可以毁掉英雄，当个人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重合，这郁气也便久久不散，让后人扼腕叹息。

好在攻城略地的事情往往都是历史的笑谈，萦绕在人们心底的，是熠熠生辉的文化艺术。所以，稼轩虽然壮志未酬，却留下了千古传唱的词句，也是一种幸运。

在时光的打磨下，热血壮志由浓转淡是最常见的现象，更多的人向现实举起了白旗。何苦为难自己呢？换一种姿态生活吧。于是青春的遗憾烙下永恒的印记，直至人生流逝，风烛残年，红颜破碎。我见过很多人，一身名牌，开着好车，却一开口就露了馅儿，原来是个理想上穷困潦倒的落魄者。

比较来说，我更爱王彩玲的偏执。对于她来说，理想生活就是能在歌剧院里唱歌，所以在世俗的卑微生活里，她仍然坚持着“要唱到巴黎歌剧院”的梦想。她丑，可是当歌唱的时候，她的脸上有种别样的光彩，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底埋藏着一个不死的春天。这让我甚至可以接受她的虚荣和偶尔的尖酸。

这是世人眼中不合时宜的坚守。所以她是孤独的，静静期盼着理想，也期盼着爱情，生活给了她一场骗局，于是她在痛苦中坚持，再在矛盾中妥协。可是，理想在她的生命中那样鲜活地存在过，浓烈得永远挥不去。

说白了，理想就是活着的奔头，是与生俱来的渴望，是灵魂的胎记。有时候，外在的局限让人们对它无可企及，可却抵挡不了心中的千军万马。稼轩保持着乱世中最纯净的信仰，将统一大业化作他心中的图腾，他未能实现心愿，却始终扛着理想的大旗，将失落的歌声传唱得最美，这不失为另一种收获。就算蝴蝶飞不过沧海，也无人忍心责怪。活着，谁不是在跳镣铐之舞？